

味蕾记忆

刘卫东

春天的滋味



江南的早春，淅沥的春雨，滴答在屋子檐外阶前，又添多了几许闲情。绵绵的春雨也有歇的时候，天空灰沉沉的，飞过几行细如牛毛的雨丝，偶尔也会放晴，出现一片蓝天和阳光，空气里弥漫着水气。蒙蒙的水气，仿佛孕育着一股生命的涌动；桃花红了，杨柳绿了，燕子低翔过青青的田野，田野里的青色正蓬勃生长……

一场春雨后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芳草连天鲜碧，一丛丛一簇簇青色的马兰头，在田野，在路边，在沟渠旁，破土而出，遍地都是它们生机勃勃的身影。要想咀嚼一下春天的味道，那就带上小铲或小剪刀去挑马兰头。

记得在小时候，待雨后初晴，母亲带着我出西门头，那时还是一片乡村田野。在苕溪河堤上马兰头嫩绿的叶子还挂着晶莹的雨珠，母亲一边叮嘱我站在路中间，不要乱动，一边沿着河坡用剪刀挑马兰头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用两个小手指剪野草，剪不断，就用手拔，采几朵白色的小野花……玩得不亦乐乎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春暖花开之时，这种带有童年

记忆的美好时光，就会清晰地展现……

一会儿，母亲已采了满满一篮子。到家后，倒在地上，我又开始嚷嚷着要帮外婆理马兰头，母亲顺手抓了一把放在我面前……外婆熟练地择去老茎、杂物，只留下一两叶嫩头，洗净后，入沸水中焯去涩味，捞起过凉水冷却，挤干余水，切碎。取几块五香豆腐干切碎拌入，加糖、盐、味精，淋上酱油拌匀，浇上香喷喷的小磨麻油。外婆问我：“闻到有股野外的味道了吗？”我顾不上回答，忙说：“快给我尝尝！”果真是满口清爽鲜凉。小时候对食物的偏好，会影响人的一生。后来上饭店看见凉拌马兰头，都会点上，品味着舌尖上那种涩涩麻麻的沁凉感觉，再呷一口啤酒，仿佛这就是人间最美的美食了。

外婆年轻时常给有钱人家做佣人，擅做家常菜。每当入春，便是我们大饱口福之时。取新鲜头韭菜，要韭长三叶，不出五叶的。炒韭菜，要做到鲜香腴嫩，必须要待锅里的油烧热方可下菜，热油遇上韭菜的水，滋啦一声，喷上一层油膜，保住了菜中鲜味。翻炒片刻，搁盐，喷香扑鼻的

韭菜就可以出锅了。外婆还教我，炒韭菜最忌的是火候掌握不好，炒的时间过长，油少或盐放早，都会影响口味的。

实际上，外婆做的菜都好吃。比如：韭菜炒鸡蛋、炒肉丝、炒香干，色香味最佳的是韭菜炒干张，绿白相间；韭菜炒绿豆芽，撒上红椒丝加点辣味，味更美。有道菜，制作过程有点繁琐。将新鲜螺蛳煮熟，用牙签挑出里面的肉，洗净螺蛳肉上的污泥、去腥味，将形似胶饴的螺蛳肉先以油和姜料爆煸，放进韭菜秆，翻炒几下，再放韭菜叶共炒……螺蛳肉炒韭菜，味道鲜美，恰是最能映衬出江南田野风光的一幅油画；碧绿的韭菜里，近乎黑色的螺肉蠕蠕而动，像是田野里的牛、羊和辛勤劳作的农夫。

春天的滋味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。时间不是简单地重复，很多东西随着时间，不知不觉地消逝了。每当我品尝这些美食时，会想起一些与我一同分享过它们的逝者。故乡的风味，就像一首老歌，听起来依旧是清新动人，会忍不住哼上几句……

亲情无华

仇士鹏

那房子，妈曾住过

晚上，和父亲通话，不知不觉聊到了以后买房子的问题。父亲很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到时候我就把房子卖了，给你付首付，我回老家住去。”

我一直很逃避这类现实的问题，却没想到父亲早就做好了决定，一时间愣住了，下意识地结结巴巴说道：“你卖了干什么啊，那房子，好歹妈以前住在里面……对啊，妈住过，你卖掉干什么。”话刚出口，眼眶就有些湿了。父亲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，一时间，电话两头尽是沉默。我急忙地岔开话题，然后匆匆地挂断了电话。

“那房子，妈曾住过”。我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，目光不自觉地便低垂了下来，垂到了黑夜最寂静的深处。

母亲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从我懂事起，到如今，母亲陪伴了我八年，也离开了我八年。我已经习惯了和父亲两个人的相依为命，习惯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以及生活。但那份思念只是退避到一隅，从不曾凋谢。

它就像是伤口上的痂一般，往日子里显出枯树皮的模样，让日子从上面安然地路过，但它一旦被撼动，会瞬间爆发出用几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酝酿出的冲击。我们会愣住，沉默，然后过了很久，突然地哭出来。

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泪腺越来越不敏感，但在那一刻，我们也只是一个和小时一样的孩子。

我从来没有动过卖房子的念头。

家，本来就已经散了，只剩下两个人。而房子是家的物化，也是原来那个完整的家最后的证据与守望。

所有和母亲有关的记忆，都在这个房子里发生。因为残疾，母亲几乎不出门，每一个房间，每一个地板砖上，都有着母亲的脚印。也只在房子里，母亲还在一瘸一拐地行

走、生活着，在过去，在光的上方，在时间的镜像里。

人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要靠联想的。正所谓触景生情，有一些深埋在岁月中的回忆，一些简单、微小，却足以让人的心脏重重一跳的细节，只有在我们重回到那些地方，才能解锁，才能透过灰尘，摸到钥匙。

只有这个房子还在，我才能让自己相信，母亲始终还在陪伴着我。那份我只拥有过几年的母爱，那份我还没握紧便失去的母爱，只有在房子里，我才能触摸到它的余温和轮廓。

如果我连这个房子都失去了，那我就真正地、永远地失去了母亲。

我们终究要在一些事情上做出妥协和抉择。但我很难想象，若这个房子属于另一户人家，或者它被拆掉后，等我回到家乡，回到这条街道时，该是什么心情。我连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回忆、痕迹，留给我的最后一份馈赠都没有守住。茫茫尘世，只剩下彷徨和流浪，我没有了来处。

几十年后，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时，我却成了一个孤儿，丢失了童年和青春，是在另一个树桩上长出的树。

可能，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新房子吧，但至少，在我年老的时候，不会望着用房子换来的新宅，空流泪。或许我会一生潦倒，但我不是一无所有。

那房子，妈曾住过。再大的伤痛，在房子里睡一觉，都会得到治愈。那房子，简陋而温暖，家徒四壁，却饱含深情的故事。它是一个贫穷的家，最坚强的泪水，倔强地站在时光的川上。

那房子，妈曾住过，不能卖。这应当是一份无可奈何的固执吧，带着一点幼稚，一点冲动。但对生命来说，偶尔也需要这不理性的感性吧。

广告

2021德清精品红木展销会

盛世红木，彰显尊贵！中国木雕之乡，东阳红木家具工厂持续发货到德清，给大家带来一场品类全、质量好、价格低、品味高、服务优的红木家具盛宴，从工厂直接到家庭，省去中间环节，完全都是出厂价，更安心。



活动地址：德清城市展厅（武康街道竹儿弄1号原人才市场，沃尔玛对面）